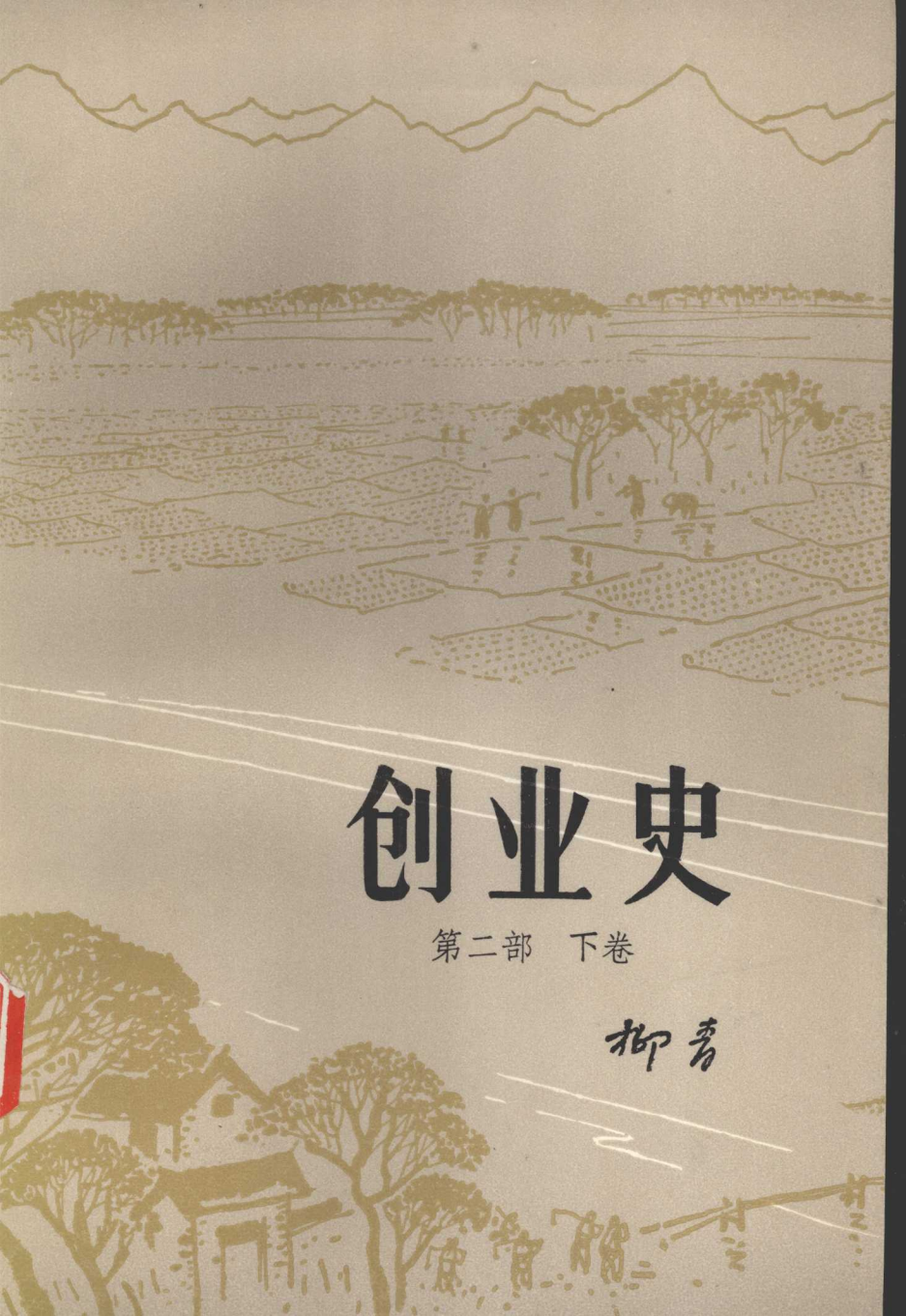




创业史

第二部 下卷

柳青

I247.5
124=2
124=2

柳青

创业史

第二部 下卷

陕西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方 鄂 森

创 业 史

（第二部下卷）

柳 青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13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西安第二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33,000

1979年10月第1版 197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2,000

统一书号：10094·220 定价：0.43元

第十四章

过了“大寒”，进入阴历腊月的下半月，汤河流域的大庄稼院都比小庄稼户早几天开始准备过春节。但蛤蟆滩的富农姚士杰今年可陷入了粮食统购和灯塔社建立给他带来的重重苦恼，简直没一点心思过光景了。自把统购粮从他那四合院的前楼上装走以后，他就一直什么农活和家务活都懒得做。

姚士杰咽不下去郭振山这口气！在统购粮入仓后的那几天，他憋着这口气，跑遍了黄堡周围十里以内的大村庄。他向亲友和熟人打听：有没有一户富农交售三十石粮食的。没有！所有的大户人家都象郭世富那样，只交售二十石左右余粮。富农多加几石陈粮，也不过二十五石左右罢了。既然证实了郭振山不按国家的政策办事，借公事报私仇，硬挖他十五石陈粮，姚士杰就要决心控告郭振山不给他一家人留下足够的口粮了。他叫婆娘保留着前楼上只剩下几个空席囤的现场，准备着将来公家派人到四合院检查！

“郭大！”姚士杰在心里头臭骂他的仇人，“你小子狠心？老子不吃你这一套！咱俩没完。等着瞧！”

这回说啥也要和郭振山见个高低，叫他知道姓姚的就是富农，也不能任他轰炸机随便欺负。解放这几年许多事实证明，共产党只有一点好处：各级政府从来不袒护违反国策的人。姚士杰有信心站在黄堡区上面对郭振山说理。那天下午，当姚士杰从黄堡前街到区公署所在的后街时，偶然碰见了杨加喜。这两个小时候下堡村卢秀才书馆的同学，平素在蛤蟆滩村里碰见，总是打个招呼就各走各的路了。但现在是在黄堡后街，滑头的油嘴转脸看看左近没有熟人，愿意和富农站在一块说几句话。正好！姚士杰想把控告郭振山的理由摆一摆，看看这个活周瑜怎么说。但是，姚士杰还没有来及开口，杨加喜先告诉他：皂龙渠那边从前下堡村地主吕老二的稻地，土改中分给蛤蟆滩的贫雇农时划分成许多小块，现在办起农业社，重新又连片了。减少了埂坎和小支渠占地，地块比以前还大了。姚士杰在皂龙渠一条支渠口上的二亩稻地，现在到了农业社的大片稻地中间，那条支渠向南移了。油嘴问姚士杰知道不……

姚士杰听着听着，早已脑子热烘烘地沉重起来。一霎时间，他眼前一片灰。他想说句什么话，怎么也说不出，只是干瞪着两眼发呆。等他脑子渐渐转过弯儿来，想问一下细情的时候，自负的杨加喜已经离开他走了。只给他留下那个胖大脸盘一贯嘲笑人的印象。他喊叫：“加喜！加喜！”油嘴连头也不回，只在几步以外边走边说：“你自个儿看去嘛！”这个家伙就这样不尊重他。去他妈的！

穿着一身汤河流域的富农普遍穿的那号黑市布棉衣，

腰里结着很粗的蓝布腰带，脚腕上用扁带扎着裤管，现在姚士杰孤独地站在黄堡街上，感到他心里头好毛躁呀！他该到哪里去？做什么呢？根本用不着仔细思量，事情已经明摆在他面前：农业社成了他的地邻。来年插秧的季节，汤河水枯的时候，他在皂龙渠的那二亩稻地，就甭想轮到他灌自流水了。他要是还想务劳水稻，他就得自己掘井，安装新式水车。专为那二亩稻地，这样做算过账吗？

“高二！你小子从官渠岸搬到上河沿去，当了灯塔社的副主任，就干出这一手来整老子吗？”姚士杰在心里骂他从前的长工高增福。

现在，姚士杰哪里还有心思为了多交售几石统购粮到区上去控告郭振山呢？既然灯塔社有将近三十户社员，他的地同社里的地搭界的，恐怕不止皂龙渠这一处吧？况且随着农业社的扩大，恐怕将来他的每一块地都要和农业社的地搭界吧。多交售几石统购粮算什么呢？这才是他真正的苦恼，无穷的苦恼。他爸好不容易给他传下来的这富农家业，眼看要完蛋在他手上了！

在黄堡街上灰溜溜地站着，站着，站着，姚士杰终于还是独自一个人走进他最经常去的那个饭馆。前几回，他往周围各大村庄跑得饿了，每顿饭都要喝酒，直喝到有了酒意，就吃饱回家了。这回他不吃饭，整个下午的时光消磨在饭馆里，直至点着灯，他还不走。他面前的饭桌上已经摆了四个二两的白磁酒壶，他还要喝。硬是饭馆掌柜好言相劝，他才起身回家。他刚过了黄堡大桥，就醉倒在路上了。老

天爷指使郭世富搭救他，要是黄昏时山口上出来觅食的狼伸鼻子嗅倒在野地上的醉汉呢？多危险！

头疼。不想吃饭。浑身没一点劲儿。姚士杰好象大病一场。他睡了好几天，总算渐渐好起来了。

他好起来了，但他整天整天不出四合院的街门。他爸死后的那个时候，他就是这神气。整天蹲在正房西屋的砖脚地上，一个劲儿地吸水烟。吸罢水烟，他甚至连院里的家务活儿也懒得做，大白天，脱了鞋上炕，伸展了腿睡觉。

婆娘发愁地掀他起来，规劝他做活儿。

“刀伤斧伤，也有好的时光嘛！粮食拉走这么些日子了，你也该想开了。半月以前你起出来那么大一堆粪，这阵你不往地里拉，等谁替你拉吗？”

“不忙！”已经躺倒了的姚士杰灰心丧气地说，“你忙啥？”

“还不忙？”婆娘苦笑着，“你从前常说：十一月上粪上金哩，腊月上粪上银哩，正月上粪哄人哩。这而今都腊月啥时候了？全村就咱一家麦地没上粪。你知道不？”

姚士杰听见婆娘学他从前过光景时说的话，心里觉得真个好笑。他赌着气说：

“咱就是不上粪咯！地里打得粮够咱吃！你是不是明年还想多卖些统购粮，支援工业化？”

婆娘深深地叹口气，没心思说笑话，摇了摇头。过了一阵，婆娘还是不放松，问躺倒的男人：

“那么，场院那堆粪，你预备怎么办呢？”

“留到明年春上铺秧田呀！”

“到那时光，马房里又积下粪……”

“积不下了！”姚士杰斩钉截铁地说：“过了正月十五，我就卖红马。”

“这又是为啥？”婆娘吃惊地瞪大两眼。

“为啥？”姚士杰这回坐了起来，事关重要，他得给婆娘细说情由，“既然不要多打粮食，地犁那么深做啥嘛！买个老牛，划破地皮种进去就对了。你这该明白了吧？”

“明白了。你这人啊，真正狠心！只是曳碾子曳磨，使惯了快马，使慢牛急死人。”

“你思量思量：光为了做碾磨活快，留着大红马吗？这不是给农业社留着吗？”

婆娘迷惑地说：“这我又不明白了。不是眼时不让地主、富农入农业社吗？它怎么能收咱的马呢？”

“笨蛋！全村的庄稼人都入了农业社呢？”

“不是说要十五年的时光，全村才能都入农业社吗？”

“谁告诉你的？”

“工作组在大会上讲的！你也去听会来。你没去吗？”

“啊呀！”姚士杰惊叹着婆娘的头脑简单，“那说的是全国！不是全村！好我的娃他妈哩！要是一村一村地说，并不要十五年。你再甬糊涂哩！”

“那么要多少年？”

“给你打个比方说吧！赵村要十五年，竹园村只要十二年，下堡村只要十年。咱蛤蟆滩，我看只要二年。顶多三

年！你看着吧！连一户也剩不下……”

“有那么快吗？”

“怎么没？上下河沿那伙穷鬼，一家一户没法过日子，今年就都往社里头挤哩。皆因试办社，上头规定不让超出三十户，只好等明年。”

“咱住的这官渠岸，总该多要几年吧？”

“一样！”姚士杰断然说，“杨加喜那家伙，好滑头！要是等官渠岸的贫雇农明年都入了灯塔社，他以后再入社，就得在梁生宝和高增福手下活人了。人家先把郭振山抬起来，和灯塔社唱对台戏。要是灯塔社试办成了，咱村明年就是两个社。你说咱这光景怎么过？你说！”

他说得婆娘可真慌了，脸煞白，张着口，说不出话来。

和婆娘说着说着，姚士杰又心烦起来。他不睡觉了。他下了砖脚地，穿上鞋。他到竖柜上取了水烟袋，点燃了火纸。然后，他蹲在砖脚地又吸起水烟来……

姚士杰吸了一袋水烟，装第二袋的时候，他仰头看见婆娘却在炕上躺倒了，扯住袖口揩眼泪。姚士杰只好站起来，走近炕边，反转劝女人：

“你这是做啥？”

“怎么活人呀？”婆娘哽咽着喃喃说，“老的老，小的小，这家人靠劳动怎么活人呀！还不就指望咱俩劳动吗？”

“在哪里劳动？”

“农业社呗！还能在哪里呢？”

“把你美的！”

“那么在哪里劳动呢？”

“看这样事，共产党学不学苏联吧。”姚士杰说，“要是也学老大哥，可就苦了咱们了……”

“怎么？嗯？”婆娘连忙在炕边坐起来。

姚士杰说：“和土改时对地主一样：扫地出门！不过土改时还给地主分一份。农业社不收富农，带上随身用的东西移民！”

“到哪里去呢？”

“比方说：这帮去黑龙江，那帮去新疆。”

“能吗？”婆娘不相信，“太不近人情了！你听谁说的？”

“冯店咱妹夫他哥。”

“他怎么知道外国的事？”

“人家旧社会念过高中。人家把写着这事的书掰开，指给我看……”

“我的天呀！……”

“你甬放大声哭嘛！”姚士杰制止婆娘，“没给你说，这看共产党学不学苏联，还不一定。再说，灯塔社也不一定试办成。”

“你怎么知道？”婆娘瞪大了眼问。

姚士杰说：“总有人不让他们试办成……”

“谁？”

“你问那么细做啥？”

“你告诉我，我不给人家说。你叫我也高兴高兴嘛！看这些天把人愁成啥了！”

“告诉你！”姚士杰拿火纸的手指自己。

婆娘坐在炕边，两手一拍，一俯又一仰地说：

“我这回算是服气你了。你不是躺倒不过光景。你谋着大事哩！想好办法了吗？”

“想好一个了。还有一个，暂时……”

“使劲想！使劲想！甭让他们试办成！”

事实很快地表明了中共渭原县委副书记杨国华的设想是实事求是的。不是因为梁生宝和高增福特别热心，也不是因为这二十几户社员生产特别困难，更不是因为中共黄堡区委书记王佐民坚持，而是人类社会最大的一次革命，要在终南山下汤河流域这个偏僻的角落试点。因陋就简，毫不铺张，可以说完全是农民方式的灯塔社成立大会，把一种崭新的生活十分逼真地摆在消息闭塞的几万庄稼人面前了。请选择你走哪条生活道路！

灯塔社成立后头一个黄堡集日，赶集的路上和集市上，庄稼人说的都是这事。汤河下游的庄稼人绕道走蛤蟆滩稻地小路，为的是亲眼看看农业社是什么样子。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嘛！就是汤河上游的庄稼人，听说农业社离镇还不到五里路，也有人专程去看。最令人感动的是山里头白杨岔的一个庄稼人，出山来卖喂牲口用的草筛，听说办社的就是春天掇扫帚来来回回在白杨岔歇脚吃饭的那伙人，他不卖草筛了，亲自过汤河到蛤蟆滩找他的朋友高增福，将草筛做为礼物送给农业社。

姚士杰这个集日也出了他的四合院，来到黄堡镇上。不是个把月以来的那个姚士杰罗！脸上再也看不出惊慌、愤恨、倒霉的样子。在灯塔社成立大会以前，在庄稼人们不知不觉中，姚士杰已经渡过了第一次危机。甚至那黑夜醉倒在路上的事，全世界只有郭世富一人知道，姚士杰自己连婆娘都没有告诉。紧接着灯塔社成立的第二晚上，姚士杰趁着男社员开会、白占魁不在家的空隙，他溜到他们独立的草棚屋后窗口，叫出李翠娥来，告诉她怎样引诱高增福，把他搞得臭臭的，也许白占魁能把他打个半死，谁再也不要妄想蛤蟆滩试办农业社！办了这件事，姚士杰现在脸上重新出现了沉着、从容、不在乎的神气。他到镇上来，挑着两个空竹篮。他每年办年货的头一回，总是一次买够敬佛教的老娘全年烧的香。

姚士杰进了堡子南门，远远望见十字街那面人们都往北街挤。有什么好看的呢？他伸手捉住肩膀挑的两个一前一后的竹篮，也向北街挤去。啊！原来是黄堡小学校门外南北两处院墙上写着灯塔社章程！

许多人在看。有的人还抄写。有的人在给别人讲解。姚士杰能看，他从第一条看到第三十四条。有些他看了两遍，有些他看了三遍。他特别注意社员退社时已经连片的土地怎么办。章程上说在其他处给划同等土地。谁能知道，富农分散在连片土地中间的会不会这么办呢？姚士杰想到他在皂龙渠的那二亩稻地。

不看倒还糊里糊涂，一看就象对自己的十个指头一样

清楚，姚士杰在心里连声惊呼：

“妈呀！妈呀！”他想：章程规定得这么仔细！这么合理！只要按章程办事，没有试办不成的！他想：只把高增福搞臭不够劲儿。恐怕要对社里的牲口下手吧？……

第十五章

在铁锁王三草棚院灯塔社办公室里，梁生宝主持了工作组走后的第一次社务管理委员会。有人主张农业社春节只放两天假，生宝坚持按乡俗，从阴历腊月二十三起让社员们准备自家过春节的事去，到正月初六再开始社里的农业和副业活路。社会主义是千年万辈子的事业，刚开头哪能一步登天？他们还决定了春节以前社员们磨面和碾米使用牲口的办法，春节期间干部轮流替换饲养员的办法……等等。散会以后，高增福和杨大海到二队传达去了。梁生宝和冯有万来到冯有义院的一队饲养室。

两个人刚走进冯有义草棚院的街门，饲养员任老四哈哈大笑，嘴里溅着唾沫星子对梁生宝说：

“主任！你看洋不洋噢？今日来了个庄稼人，参观咱的饲养室，可细详哩，个个槽里抓起一把碎草细盯！我说：你盯那么细详做啥？莫非农业社喂牲口的草，也和你们单干庄稼人两样不成？……”

“那人说啥呢？”梁生宝问，感到很新鲜。

“那人给我一说，脸腾地红了。说咱农业社喂牲口的草

铡得比单干庄稼人都碎。”任老四很有气概地笑着，明显地表现出他荣任着汤河流域第一个农业社的第一任饲养员，是多么值得自豪的历史性事件！

梁生宝觉得不对：为什么朝个个槽里都伸手呢？庄稼人细盯一下农业社的碎草，也可以嘛，可是问他一下，为什么脸红呢？两种表现凑一块，叫人好不放心。

“哪个村的人？”梁生宝很重视这件事。

任老四张大口笑。“哈哈！这话你可把我问住了。自从咱社牲口合了槽，近处远处多少人来参观过？我忙得有功夫问人家都是哪个村的人吗？”

“特样的人应该注意一下。实在！”梁生宝很严肃地说，“你看见那人该是十成庄稼人吧？”

“就是咯！十成庄稼人！”汉大心粗的任老四大声保证，多少有点不耐烦。他提着白杨岔人赠送的草筛，进草房里去了。

一直在旁边笑咪咪地盯着主任盘问饲养员的生产队长，现在才惊讶地开了腔。

“啊呀！”有万说，“没想到你有这么多心眼……”

“这不是多余的心眼！”梁生宝很认真地说，“万，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农业社有眼睛看不见的敌人……”

“这话我信！可是你在旁的事上，太缺少心眼。”

“我在啥事上缺少心眼？你提出来，我克服！”

“人家在俺屋里等着你呢！你到底有心思和人家见

面不？”

梁生宝笑了，用眼睛制止有万，不让他当着任老四开玩笑。最近参观饲养室的许多庄稼人，的确有看得很细致的，饲养员和生产队长都不怀疑，梁生宝现在只好希望那个庄稼人不是放毒的破坏分子。他不再细问任老四了。他也不能责备饲养员没问清那人是哪个村的。饲养员确实忙不过来。这回如果有责任，那就只能怪社主任本人，没想到派专人在参观者多的时候到饲养院帮忙。

任老四给牲口筛了草以后，梁生宝和冯有万在院子里详细告诉饲养员春节以前社员私人使用牲口的办法。然后两个好朋友出了街门，向土场边有条水渠绕过的草棚院走去了。从竹园村来的刘淑良，在那里等候着同梁生宝见面。工作组刚走，热心的介绍人就打发金娃娃去把女方找来。

想不到这样快在蛤蟆滩办起农业社！梁生宝狠狠地忙碌了一个来月，现在，终于有工夫办私事了。不光是介绍人热心，生宝的二老也催得紧。梁三老汉性子急，甚至于侈想着过春节的时候，能看见儿媳妇坐在生宝的炕上呢。老汉直截了当向儿子宣布：竹园村的这女人合乎他的心思——个子高、身体结实、劳动好。持家过日子的媳妇，就要挑这号实心疙瘩；大学生离婚下的，庄稼人嫌吗？……

生宝刚开始向有万草棚院走，就想起他爹这几句话。他忍不住独自在心里头笑。在他想来，事情当然不象他爹所想的那样简单。他在和刘淑良见面以前，对谁什么话也没说过。

马上要和新对象见面了！婚姻问题几经波折的梁生宝，心中不由得有点感慨起来。离开了蛤蟆滩半年的旧对象，身影和面貌很自然地浮现在生宝脑海中。但生宝是意志力很强的人。他还有足够的理智，使自己不再为那个聪明而幼稚、好心肠而世故的改霞浪费一分心思。现实地考虑每个时期眼前的事情，是梁生宝的生活本能。

有万和生宝一边走一边开玩笑，说：“看你这身穿戴！怎么也不罩一身新衣裳？”

有万叫生宝在田间塄坎的小路上站住。他自己绕到前边，面对面地、很认真地从头上包的羊肚子手巾、身上穿的黑市布棉袄、蓝布腰带，到脚上穿的庄稼人白布袜子黑布鞋，仔细看了生宝一遍，然后竖起一个大拇指头来，说：

“好漂亮的小伙！就是随身衣裳，敢保她刘淑良想你想得睡不着觉！”

生宝老老实实站在那里，这才知道有万拿他开心。他上牙咬住下嘴唇，伸手去抓有万。有万早闪到路旁融化过雪而泥泞的田地里。小伙子仍然挤眉弄眼地笑着，准备自卫。

“那么肮脏的嘴巴，你怎么吃饭？”生宝笑骂，“你以为女人寻男人，全是为了那一样事吗？”

“为好几样事！可是长相也挺要紧的。为啥人都不爱麻子脸呢……”

“呸！……”

梁生宝很不喜欢地唾了一口，头前走了。冯有万从田